

<<也算爱情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也算爱情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0848387

10位ISBN编号：7500848382

出版时间：2010-12

出版时间：工人出版社

作者：王跃文 著

页数：227

字数：20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也算爱情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也算爱情》是王跃文精品系列之一，是王跃文的中篇小说集，包括《无雪之冬》、《蜗牛》、《旧约之失》、《没这回事》、《也算爱情》、《漫天芦花》、《夜色温柔》、《人事》、《我的堂兄》等9部中篇小说，作品锋芒凌厉，机智幽默，集中反映了作者王跃文对社会现实、官场、爱情的深刻思索。

## <<也算爱情>>

### 作者简介

王跃文，当代著名作家，湖南溆浦人。

198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溆浦县政府办公室工作，后调入怀化市政府办公室，湖南省政府办公室，都是写官样文章。

业余写小说。

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，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。

2001年10月起，专职写小说。

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

<<也算爱情>>

书籍目录

卷一 也算爱情卷二 雾失故园卷三 我的堂兄卷四 夜色温柔卷五 平常日子卷六 漫天芦花

## &lt;&lt;也算爱情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卷一：也算爱情 吃了晚饭，李解放只穿了件白短裤，肩上搭了条毛巾，去山下的青龙潭洗澡。

李解放总恨自己长得太白，难得同金鸡坳的社员群众打成一片。他很羡慕工作队女队长吴丹心那张黝黑的脸，亮亮的就像早晨的茄子。

初到金鸡坳那天，吴丹心带着工作队员往大队部门口的坪里一站，社员们的目光不在队长吴丹心身上，只是望着队员李解放。

那些年轻的姑娘，你戳戳我，我拍拍你，嘻嘻哈哈，眼睛却都瞟着李解放。李解放的脸便在六月的阳光下白里透红，红里冒汗。他被弄得手足无措，无地自容。

吴丹心白了他一眼，才向社员同志们传达上级精神。

那天吴丹心关于批林批孔的长篇大论，李解放只听了个断断续续。他心里一直在打鼓。

他发誓一定要把自己晒黑，比她吴丹心更黑，就像那些浑身如炭的革命老农。从第二天起，他便像这里所有男社员一样，光着膀子上山下田。

工作队总共五人，分散住在几个生产队。

队长吴丹心同李解放住在三队。

吴丹心住在社员刘向群家，李解放住在刘世吉家。

两个刘家都是三队根正苗红的贫农，他们的房子紧挨着。那是两栋摇摇欲坠的老木屋，柱子壁板都已发黑。

李解放是工作队的文书，同队长住在一个队是为了工作需要。

副队长向克富住一队，一队靠近大队部。

队员舒军和王永龙一个住六队，一个住八队。

五个人都是从县里有关单位抽来的。

今天李解放同社员们一道蹲在山坡上翻了一天的红薯藤。

李解放是头一次干这种农活，不会干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干。他心里有些紧张，却不敢请教吴丹心。

因为吴丹心批评过他像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孔老二。

孔老二是要批倒批臭的，可见性质多么严重。

吴丹心成天板着脸孔，总是开批判会的那种表情。

李解放不敢向任何人求教，可他相信眼睛是师傅，看看社员们怎么做吧。

到了山坡上，照例是由三队队长刘大满带领大家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。刘大满谦恭地望望吴丹心，见女工作队长点了点头，他才清清嗓子，说：“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土肥水种，密保管工。”

社员们便跟着说：“土肥水种，密保管工。”

声音不太洪亮，也不太齐整。

吴丹心皱着眉头环视一圈。

刘大满忙点头向她赔笑。

李解放却想刘大满今天引用的毛主席语录有些不对题，但还是在心里原谅了这位文化不高的老实农民。

刘大满接着说：“这个红薯藤的毛根，好比资本主义，它们吃社会主义，危害社会主义。我们要保卫社会主义的劳动果实，就要扯掉这些毛根。下面，请吴队长讲话。”

吴丹心甩了甩长辫子，说：“刘大满同志的认识水平很高。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翻红薯藤的重大政治意义。资本主义的毛根，比资本主义的杂草危害更大，它同社会主义的劳动果实争养分，损公肥私，罪大恶

## &lt;&lt;也算爱情&gt;&gt;

极。

开始吧，同志们。

” 刘大满又交待社员同志们警醒些，怕有蛇。

刘大满说得轻巧，社员们也不在意，李解放心里却麻了起来。

社员们三三两两蹲下，扯起红薯藤，翻过来，让藤上的毛根朝着天。

李解放这才明白，翻红薯藤是为了保证养分集中供应红薯，提高薯的产量。

李解放私下又想，这毛根应叫须根，说毛根太土了。

这个念头刚一闪过，他又立即暗自检讨，不该嘲笑农民群众。

他便越来越觉得吴丹心平日对自己的批评是正确的，他的脑子里总脱不了臭知识分子的酸气。

李解放一边在心里狠斗自己灵魂深处一闪念，一边飞快地动作，生怕落在社员们后面。

他甚至不怕蛇了，还巴不得碰上一条蛇。

他想这会儿真有一条蛇从他身边爬过，他会飞快地扬起手掌朝那蛇的七寸劈去。

一会儿工夫，身后一大片的红薯藤都朝了天。

望着大片白色的须根在烈日下慢慢地蔫下去，李解放内心充满了战斗的欢乐。

资本主义气息奄奄，社会主义蒸蒸日上。

李解放用口哨吹着革命歌曲，往山下的青龙潭飞跑。

出了一天的汗，浑身毛孔都舒展着，格外畅快。

他跑着跑着，内心就涌起了革命诗情，想起了毛主席的词，“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”。

落日的余晖映照着青龙潭，平静的水面上泛着粉红色雾霭。

山风吹过，凉爽的水气直往人皮肉里钻。

李解放摆出一副大无畏的英雄架势，双手举过头顶，一个猛子插下去。

可是，他立即觉得裤子里鼓满了水，往后一拖，屁股便光着了。

他忙闷在水里提起裤子，才慢慢浮出水面。

他内心的诗情早荡然无存了，慌忙地往四周张望，似乎水潭边围满了男女社员，都在偷看他的光屁股。

。

潭岸上没有人。

偌大一个水潭，这会儿只有他李解放一个人。

他索性脱下裤子，用毛巾浑身擦了起来。

低头往水里一看，见自己腰部以上和大腿以下已经晒黑，中间一节仍白生生的就像瓠瓜。

整个人就像黑白相间的标杆。

他无缘无故想到了吴丹心。

心想那女人再怎么黑得革命，也只是脸黑手黑，身上仍是白的吧。

今天中午休息时，他搬了张长凳，放在刘世吉家的屋檐下睡午觉，迷迷糊糊地看见对面刘向群家厢房门口的长凳上伸出一条腿来，半弯着。

那条腿的裤子卷得高，可以望见裤管里面的白色。

李解放马上想到那是一条女人的腿，接着就断定那是吴丹心的腿。

吴丹心就住在那间房里。

李解放没有瞌睡了，眯着眼睛装睡，一直觑着那条半弯着的腿。

他想吴丹心里面其实还是很白。

那会儿太阳很毒，晒得老木屋喳喳作响。

山村更显宁静，李解放便在宁静中偷偷望着吴丹心的腿，琢磨着她身上其他部位的白。

响起了一阵吆喝声，就有几个穿短裤的男人出现在潭边了。

李解放忙闷进水里穿裤子，可裤子拉了一半遇上了阻力。

原来他的某个部位刚才中了那白色的资产阶级的邪念，正高高地昂起。

他便闷在水里，咬紧牙关，直逼得自己双耳发响。

那资产阶级小尾巴这才气急败坏地蔫将下去。

李解放呼地钻出水面，掀起高高的水花，牛一样喘着粗气。

## &lt;&lt;也算爱情&gt;&gt;

那几个男人都已下了水，同他打招呼，说。

李同志钻猛子好厉害，当得潜水员。

李解放笑笑，说关键在于革命斗志。

有个人胆大，却说，钻猛子靠的是肚子里憋的那口气，和革命斗志有卵关系。

几个社员都笑了起来，怪异地望着李解放。

李解放只当没听见，又钻进了水里。

他闷在水里想，同他们争个卵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革命斗志同我卵关系！

李解放钻出水面，往岸边游去。

他还得同吴丹心一道去大队部开会，今晚工作队全体人员要碰碰头。

他爬上岸，猛一低头，吓了一跳。

原来湿漉漉的白短裤紧贴着身子，那地方一团漆黑。

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，他没法这么走回去。

他只好又回到水里。

心里急得不行，怕太迟了吴丹心又会找他麻烦的。

他想这女人其实很漂亮的，眼睛大大的，脸盘儿黑里透着红色，红里透着黑，两条辫子又黑又粗，那嘴皮上的皱皱儿水汪汪的，就像熟透的杨梅，叫人想吃。

可他就是怕她。

那几个男人都已上岸了，可他仍不敢上去。

他没有了钻猛子的兴趣，也没有了游泳的兴趣。

他倒是想起了刘文彩家的水牢，有种坐水牢感觉了。

那恶霸地主真的很坏，想出了水牢这惨无人道的毒办法。

好不容易挨到天黑下来，他才怯生生地爬上岸去。

自己低头一看，分明看不清那团漆黑了，可心里仍是虚，便将右手放在身前，毛巾搭在手上，遮掩着下面。

远远的就见吴丹心背着手，在刘家场院里焦急地踱来踱去。

李解放飞快地跑进屋去，换了衣服，拿了手电。

出来时，见吴丹心已经走在前面了。

李解放打着手电，跟在吴丹心后面。

三队离大队部有四华里远，得翻过一座山。

李解放心里很慌，想说些什么，可吴丹心一言不发，他也不知说什么好。

他怕吴丹心问他为什么洗个澡洗了这么久。

如果他如实说出来就等于在女队长面前耍流氓了，如果编造个理由就是欺骗领导。

走过白天出工的那片红薯地，李解放终于找出一句话来，说：“吴队长慢点，怕蛇啊。”

吴丹心冷冷地说：“蛇有什么可怕？”

资产阶级思想比毒蛇可怕十倍！

李解放不敢说话了，他不明白吴丹心说的资产阶级思想指的是什么。

可他的确怕红薯地里突然钻出一条蛇来，便侧着身子，小心地照着吴丹心前面的路。

山地坑坑洼洼，他身子总是摇摇摆摆，手电光便老是在红薯地和吴丹心的屁股上来回晃动。

慢慢的李解放便只注意这女人的屁股了。

山风很凉，蛙声满耳，流萤遍地。

.....

## <<也算爱情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王跃文因官场小说而成名，事实上，他的非官场小说写得更深刻，他对性与政治的理解，对中国底层生活生动而真切的描述，都说明了他是今日中国最具感染力的作家之一。

——著名评论家孟繁华 我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但理想似乎永在彼岸，而此岸充斥着虚伪、不公、欺骗、暴虐、痛苦等等。

理想主义最容易滑向颓废主义，但颓废到底还是理想干瘪之后留下的皮囊。

可现在很多人虽不至于颓废，却选择了麻木，而且连理想的泡沫都从未拥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。

我既不想颓废，也不愿麻木，就只有批判。

——王跃文



<<也算爱情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